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天史 第十卷 左道二 □ 四案

一、九黎亂德 《史記》曰：少昊之衰也，九黎亂德。擾天常，神民雜揉，不可方物。家為巫史，無有要質，民瀆於祀，禍災薦臻，莫盡其氣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北正黎司地以屬民，民用安生。蓋左道之始云。

二、孔子誅少正卯

荀子曰：孔子為魯相，攝政七日，而誅少正卯。門人問曰：「少正卯，魯之聞人也。夫子為政而誅之，得無失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人有五惡者，而盜竊不與焉。一曰心逆而險，二曰行僻而堅，三曰言偽而辯，四曰記丑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。此五者有一於人，則不免於君子之誅。少正卯兼有之。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談足以飾邪熒眾，強足以反是獨立，此小人之杰雄也。不可以不誅。」為政三月，而魯大治。

論曰：亂臣賊子，弑父弑君，夫子不能遍誅，獨先之以少正卯。蓋亂臣明叛，吾道不足開千古之惑。夫異端則竄入人心，而風氣為之大壞，是鳩毒也。兩觀之誅，其為萬世道統慮乎！

三、王安石父子濟惡

王安石，臨川人。宋仁宗朝，擢進士上第，授河南判官。性強收善辨，躁迫執拗，果於自用，以矯世、變俗為己任。外示恬退，屢召不起。神宗熙寧元年，越次入對，參知政事，議行新法，用呂惠卿、曾布、蔡確、元絳、章■等，創制置三司條例司，以青苗、保甲、方田、免役、市易、均輸等法，頒行天下。由是出內庫緡錢百萬，給鄉小民。戶借錢一千，使納一千三百。民不願者，州縣強散之，謂「青苗常平錢。」保甲以民為兵，立保正副連坐之法。苛急紛更，至有斷腕、截指以避丁者。市易、均輸則以內藏錢帛，置市京師，悉鬻於民以給用。甚至果茹薪炭，悉令給置，收其息於官。於是，天下場務冶坑，河渡房垣，皆有租課。中外騷然。迄無成功，其餘法不便者類如此。斥逐大臣異己者，貶韓琦、司馬光、富弼、程顥、蘇軾、文彥博等數□人。引用險邪，盤據近要。又以己說創立新經，使主司用以取士。黜孔子《春秋》為斷爛朝報，不列學宮。穿鑿字說，流於佛老，而士風學術，頽然一變矣。安石一子名，敏慧豪橫，未冠能著書數萬言。然■悍陰刻，無所顧忌，早舉進士，睥睨一世。不欲做小官，安石乃以所作策及注《道德經》，刊之坊間，傳達於帝，使其黨文薦之。帝召見，除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說書。嘗稱商軻為豪傑，以新法不行，勸誅異己者。安石一日與程顥論事，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，問所言何事，曰「因新法不行。」大言曰：「梟韓琦、富弼之首於市，則法行矣！」其橫肆如此。熙寧八年，以《三經新義》，加安石左僕射、龍圖閣直學士。明年，疽發背死。帝亦久厭安石，遂罷之。司馬光入相，盡改新法。及安石死，卒成元■黨人之禍。宋室遂衰。

論曰：安石，一執拗果壘人也。其志亦欲有為，但學古畫葫蘆耳。力欲伸其說，仇眾護短，意氣用事太過，故以亂宋天下，卒之天殺其嗣，身死而法不行。故君子之學，不可不純也。雖然，洛陽鶻聲，天授白眼，固宋祚之將移也。不然，地氣何由南乎？

四、宋徽宗崇道亂儒

徽宗崇寧三年，既用蔡京為宰相，立黨人碑，禁錮元■大臣，遂以王安石配孔子。詔曰：「荊國公王安石，孟軻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其以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軻，封舒王。」帝銳意製作，以又太平，用蜀方士魏漢津定藥，鑄九鼎，安於九成宮，酌獻受賀。明年，漢津死，賜號「廣成侯」。政和二年，有溫州人林靈素者，善妖幻，知帝崇信邪術，賄左右以進。帝拜為「通真達靈先生」。靈素大言曰：「陛下為上帝之長子，號『長生大帝君』，下降於世。蔡京、王黼等皆左右仙官。後宮劉貴妃乃九華玉真安妃。」帝甚寵信，為作上清寶■宮，所費巨萬。出入訶引，至與諸王爭道，都人稱曰「道府」。其徒錦衣玉食，幾二萬人。政和六年，立道學於辟雍，詣玉清和陽宮，上帝徽號。求道教仙經於天下，設千道會於寶■宮，命士庶聽林靈素講經。帝為設幄其側，因自稱「教主道君皇帝」。嘗出祀天於南郊，以道士百人執幡幢前導。帝自言親見空中樓閣、仙子往來之狀，遂作天神降詔以示百官。宣和元年，都城有女子忽生髻，上帝命為道士。是歲，京師大水，平地高□餘丈。帝命林靈素祈之。方城上步虛，為夫役所撻而死。後數年，徽宗父子北狩而中原淪為夷狄。

五、王衍清談敗晉

晉惠帝元康中，尚書令王衍善清談，崇尚虛無，宅心事外，以狂放為達。名重當世，好品題人物，舉世以為儀准。衍神情明秀，少時山濤見之曰：「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？然誤天下蒼生者，必若人也。」懷帝永嘉五年，衍助司馬越為亂，為太尉，使弟澄、敦各據要地，曰：「足以為三窟矣！」及越死，漢石勒追而執之，問以晉室亂故，衍曰：「事不在己。」且言少無宦情，不預世事，因勸勒稱尊號，冀以自免。勒曰：「君少壯登朝，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言無宦情耶？破壞天下，非君而誰？」遂排牆殺之。

論曰：溺身富貴之場，借口虛無之說，雖風生玉塵，而棘長銅駝，坐使神州陸沉，中原左衽，而兔窟未安、龍輿不守矣。士君子之名教，固可一日忘哉？

六、樂大丹術尚主

漢武帝元鼎四年，樂大敢為大言，處之不肄。見上言曰：「臣嘗往海上，見安期、羨門之屬，曰『黃金可成，而河決可塞，不死之藥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。然臣師非有求人，人自求之。』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為親屬，以客禮待之，則可使通言也。」乃拜大為五利將軍，封樂通侯，食邑賜甲第，以衛長公主妻之，齎金□萬斤。上親幸其第，貴震天下。後入海求師，帝使人驗之，無所見，乃腰斬。

論曰：仙人而曰必有也，愚者之所笑也。仙人而曰必無也，達者之所笑也。仙人可有而可無，黃金可無而可有。有者，有之；無者，不得而有之也。蓋仙人者，聖人之小乘，得清虛長住一道，自子其性命而結局焉。較之聖人，如大川之與大海。海可納川而川不能納海也。黃帝可以見廣成子，武帝則文成、樂大而已。所謂有者有之，無者不得而有之也。

七、魚朝恩恃寵辱教

唐肅宗乾元元年，命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之亂。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、宣慰處置使，聽其節度。朝恩既貴顯，乃學講經為文，不識章句，自謂才兼文武。大曆元年，代宗釋奠於國子監，命朝恩率子弟皆往聽講，遂以判國子監事。中書舍人常袞上言：「成均之任，當用名儒，不適以宦官領之。」不聽。朝恩執經升座，講鼎折足，以譏宰相。識者丑之。大曆五年，朝恩專典禁兵。勢傾朝野，與汾陽郭子儀有隙，嘗使其人掘其父塚。儀不敢問。干預朝政，凌侮相臣，上浸不能平，乃使宰相元載密謀誅之。

論曰：吾於闈宦事非大惡奇禍，多略而不載。蓋彼刑餘廝役，惟以溫飽寵幸是圖，非有以道事君之責者也。惟引君者絕其佞端，清其黨與，譬如元氣有餘，則飢飽不傷，豎刁易牙，所以不能害管仲之霸也。朝恩執經升座，大開千古笑端，故榜之為澤宮一劫云。

八、魏拓跋崇佛亂國

南北朝魏主拓跋恪，專尚釋氏，不事經籍。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，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。處士馮亮巧於營建，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，立閒居寺，備極巖壑土木之美。遠近承風，州郡有一萬三千餘寺。延昌四年，冀州沙門法慶，以妖幻惑眾，以尼惠暉為妻，自號「大乘」。能合狂藥，使人服之，父子兄弟不相識。於是作亂者，僧俗響應數□萬人，殺害淫掠，備其殘酷。魏主遣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。及明帝立，胡后作九層浮屠，高九□丈於宮側，立寺所費億萬。因與沙門私通，魏遂衰滅。

論曰：佛無所用於人者也。一萬三千餘寺，非崇佛也。崇其借佛名而為盜者耳。至於法慶被誅，胡后沉河，乃真佛也。何也？

天佛之大者也。

九、梁主捨身佞佛

梁蕭衍崇尚浮屠，好生惡殺。祭宗廟皆以面為犧牲，釋御服乘法衣。三捨身同泰寺，設大會親為四眾，講涅槃經，命群臣以錢億萬，奉贖還宮。修長乾寺阿育王塔，出佛爪發舍利，幸寺設食，大赦天下。大同元年，同泰寺浮屠災，梁主曰：「此魔也，宜更廣為法事。」遂大起浮屠二層，窮其民力。興兵取魏壽陽，塞淮水以灌之。驅軍民二萬餘萬人，夏暑負土，肩穿疫死者相枕，蠅出晝夜聲合。冬寒，淮涸冰凍死者七八九。三築淮堰，成而復壞，漂沒居民餘萬口。堰卒不成。梁太清二年，東魏將侯景叛魏降梁，梁復欲賣景，與東魏通好。景遂舉兵，結梁主少子臨賀王蕭正德為內應，啟陳梁主失，攻陷台城。梁主蔬茹皆絕，因食雞子，索蜜不得，曰「荷荷」而殂。正德亦為景所殺。

論曰：夫佛者，慈悲之教主也。因其國俗而立之教，乃有髡剃、披緇、茹素、讀經之事，非必盡棄絕倫類、毀冠裳摩頂踵而相率於禽獸也。蓋依然父子、君臣、男女、飲食之情，而異其面貌土俗耳。使佛生中國，以承吾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統，必以慈悲行吾仁、斷忍行吾義，以捨身行吾捐軀成仁之名節，以戒貪嗔行吾廉潔，以說法演教行吾明心見性之經書。所食者，不必不雞豬魚蒜也；所衣者，不必不章服縫掖也；所涅般坐化者，不必不棺衣衾也。後人不師其心而師其貌，是猶堯服而桀行，吾將病堯之不足法乎？抑佞佛者迂也？斥佛者，矯也，吾以一貫之。雖周公、孔子，皆佛菩薩也；顏、閔而下，皆難那伽葉也，則兩教可以不爭。若梁武，非佞佛也，叛佛、竊佛而謗佛也。習其法而壞之，為千古斥佛之口實，佛何罪焉？知愛犧牲而不知驅民為魚鱉，能捨身而不能斷壽陽之一城。受降以為利者，貪也；賣景以求和者，詐也；竭民膏以為浮屠，碎民命以為精衛，嗔癡也。卒至骨肉生魔，台城墮劫，所謂毒螫滿懷，妄敦戒業者乎！善佛法者，則法吾佛可也，不必彼之所謂佛也。

一〇、王凝之借鬼

晉隆安三年，會稽世子元顯，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官者，置京師以充兵。民心騷動。孫恩寇居海島，因乘亂攻會稽。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教，不出兵，亦不設備。官屬請討，曰：「我已請大道，借鬼兵守諸津要，不足憂也。」恩遂陷會稽，殺凝之。

論曰：鬼可借乎哉？借鬼者，鬼乃得而借之矣。虛無莊老，流為異端，此晉祚所以不興也。

〇一、殷仲堪奉天師法殷重堪，殷浩之從子也。晉孝武帝太元七年，以為都督荆、益、寧州軍事。堪少有明譽，信奉天師道法，禱請鬼神，不吝財賄而奮於周急，好行小惠，多疑少決。安帝隆安三年，與楊期謀襲桓玄，不果，為玄所殺。

論曰：天師有之乎？曰：有風雷雨電，各有所司，豈無道以處此。孔子聞迅雷風烈必變，是善奉天師法者也。殷浩以清言莊老貽子，遂竄入史巫。若天師而可禱祈，則一受賄之宵小耳。何天師之有？異端殺身，故學者當先明器識。

〇二、高駢信崇妖法

高駢，幽州人，崇文之孫。唐懿宗咸通中，為嶺南西道節度使。駢好讀書，喜談古兵法，敏決多智。平南詔，伐蠻，取交趾，所向有功。僖宗朝為西川節度使，築成都羅城二五里，三月而就，人服其神。中和元年，黃巢亂長安，以駢為東都統，觀望不進，信用方士呂用之妖法，謝絕人事，賓客將吏，皆不得見用之。與其黨諸葛殷、張守一等，共為蠱惑。駢以為神。用之曰：「宰相有遣刺客來刺公者，今夕至矣。」駢大懼，問計，乃使駢衣婦人衣，潛於他室而代居。駢寢中夜，擲銅器於階，鏗然有聲，曰：「幾落奴手。」明旦，駢泣謝之。又刻石遺於香案，云：「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。」駢得驚喜，以為不日上升，刻木鶴於庭，時著羽服跨之。其誕如此。用之欲以兵威脅制諸侯，乃請募驍勇二萬人為莫邪都，置將吏於帥府。駢從之。由是專行威福，無復忌憚，境內不復知有駢者矣。埋木於庭，書駢姓名而釘之，故駢常昏蠱。僖宗光啟二年，高駢將畢師鐸等，起兵誅用之。駢驚急無措，用之徐曰：「不過煩玄女一力士耳。」駢亦漸覺其詐。用之亡走，為楊行密所誅，舉家剝裂之。守一等為亂軍所殺。初，駢在成都，殺一婦人，臨刑戟手大罵曰：「我訴於上帝，使汝舉家屠滅！」及駢為師鐸所囚，送秦彥殺之，無少長，皆不得免。

論曰：高駢築城伐蠻之日，才氣過人遠矣。一旦蠱惑狂愚，為豎子所弄而不之覺，豈魔所致耶？夫清明之氣，邪不能幹，駢固有妖心焉。雉集空城，惑於譏讖，視皇輿之播遷而甘心，此用之乘其敗也。嗚呼！駢死而用之亦剝，左道何為者乎？

〇三、肅宗置道場於三殿

唐肅宗上元二年，帝以生日為天成地平節，於三殿置道場，以宮人為諸菩薩，武士為金剛神王，使大臣百僚膜拜圍繞。明年，帝崩，有李輔國之禍。

論曰：三癡六狂，不知昏明。朽根枯株，欲生肌膚，抑忘其所本歟？人道閉塞，鬼崇其宇歟？

〇四、唐懿宗佞佛

懿宗成安國祠，賜寶座二度，高二丈，構以沉檀塗髹，鏤龍鳳葩金扣之。上施復座，陳經幾其前。四隅立瑞鳥神人，高數尺。磴道以升，前被錦囊繡，珍麗精絕。咸通四年春，詔迎佛骨於鳳翔。或言昔憲宗嘗為此，俄晏駕，帝曰：「使朕生見之，死無恨。」乃以金銀為刹，珠玉為帳，孔鸛周飾之。小者尋丈，高至倍。刻檀為簷柱，陸塗黃金。每一刹，數百人舉之。香輿前後，綴珠幡蓋，為幢節。費無資限。夏四月至長安，天子至御安福樓迎拜，至泣下。詔賜兩街僧金幣，遍賜京師耆老。於是不逞小人，皆斷臂燃指，相望於途，爭以金翠施捨。集大衢作僧台幔門，注水銀為池，金玉為樹木，聚桑門羅像，考鼓鳴螺，繼日以夜，錦車繡輿，載歌舞從之。秋七月，帝崩。

論曰：佛而可佞也，一好聲色好貨利之男子耳。不然，一清淨人而為流俗所粉飾，譬如轉蜃丸於檀麝之前，吾知其欲嘔也。嗟夫！佛可佞乎？則多積金錢貝繒，可以為佛矣。

〇五、天毀玉清宮

宋真宗惑於王欽若之言，欲假祥瑞以塗飾太平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，帝謂群臣曰：「朕去冬寢殿中，嘗見有神人告以當降天書《大中祥符》三篇，此其時矣。宜中外齋戒，以候神呪。」明日，果有天書降於承天門南鸛尾上。緘以黃帛，纏以青縷。帝遂與大臣等跪拜迎受，盛以金櫃，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，大赦改元。宰相王旦等率中外文生蕃僧道二萬四千三百餘人，表賀請封禪。乃以旦兼封禪大禮使。自是，或得天書於泰山，或言聖祖降於延恩殿，王欽若獻芝草一萬三千本。言祥瑞者，殆無虛日。作玉清昭應宮，以貯天書。七年而成，凡三千六百一十楹。金碧之費，殆億萬計。封王旦為玉清昭應使，鑄玉皇聖祖像，安之宮中。刻天書於石，以御立侍於側。天禧二年，大會道釋於天安殿，凡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八人。是時，蝗旱連年，河決數百里，慧出北斗，有兩月並現東南，京師民訛言妖至欲走，災變相仍。明年，帝崩，以天書殉葬。仁宗立。天聖七年丁未夜，大雨震電，火隨而起，延燒宮殿數千間，玉清昭應宮盡燼。後數年，徽宗自號「道君」，乃有父子北狩之禍。

論曰：餘不知真宗之為如何主也。聲色貨利，猶曰自娛，忽而迷謬喪心，若病魔鬼魅，舉國若狂，是一大巫南面而坐者耳。欽若不足誅，瓶珠受賄，惟鼎之羞，且誠千古罪人也。天火毀宮，深惡其不情而無恥耳。道君之禍有貽謀焉。

〇六、潘誕左道被誅

隋煬帝大業中，道士潘延自言三百歲，為帝合煉金丹。帝為作嵩陽觀，所費巨萬。誕云金丹須用石膽石髓，發工鑿石，深百尺者數處，不得。誕乃言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，可以代之。帝大怒，鎖詣涿郡斬之。

論曰：煬帝此為，殊解人意！小人而仁者有之矣。

〇七、柳泌採藥

唐憲宗元和中，頗信神仙，詔求天下方士。皇甫薦山人柳泌，能合長生藥。上如見之。泌言天台多靈草，誠得為彼長吏，庶幾可求。上乃以泌知台州刺史。泌至台州，驅民入山採藥，歲無所得，逃入山中。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，上復使待詔翰林。服其藥，日加燥渴，遂暴崩於中和殿。柳泌伏誅。

論曰：歲月之久，既不得藥，誕亦甚矣。捕送而又官之，又服其藥，不明甚矣。不亡何待？

□八、新垣平以詐殺身

漢文帝時，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，成五彩。帝信之，作渭陽五帝廟，以平為上大夫。平言闕下有寶玉氣，私使人持杯詣闕獻之，刻曰：「人主延壽」。又言候日再中。頃之，日卻復中，遂更以□七年為元年，令天下大。平言周鼎在泗水中，今汾陰有寶玉氣，鼎將出。帝乃治汾陽廟。後元年冬□月，人有告平詐者，帝覺之，遂伏誅。

論曰：漢文稱古今令主，而不免惑於方士一言。其後武文成、樂大諸徒，未必非兆端於此也。然垣平卒以殺身，寶鼎終不可出，隱怪亦何為哉！

一九、方臘左道致亂

宋徽宗宣和二年，睦州清溪民方臘，世居縣村，托左道以惑眾。初，唐永徽中，女子陳碩真反，自稱「文佳皇帝」，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。臘因憑以自信。時吳中困於朱花石之擾，比屋致怨。臘有漆園，亦為造作局所酷取，故聚眾作亂，至數□萬人，自號「聖公」，建元「永樂」。無弓矢甲冑，皆以鬼神詭秘相惑煽，攻陷睦、歙、杭州，掠桐廬、富陽諸縣。凡得官吏，必斷齷煎割，以快怨心。帝命童貫、韓世忠率兵討之，擒臘斬於都市，誅其妻、子、餘賊殆七萬人。

二□、張遇賢信神謀亂五代漢，循州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，能言禍福甚應。縣吏張遇賢竭誠事之。時循州盜賊紛起，莫相統一，共禱於神，神大言曰：「張遇賢當為汝主。」於是，群帥共奉遇賢稱王、改元，攻掠海隅，殺人無數。漢討敗之，復侵唐，屢為唐師所敗。窮窘無措，再禱於神。神不復言，其徒大懼，遂潰。唐執遇賢斬於金陵市中。

論曰：語云天何言哉？乃有無形而聲不喑，而言難處於愚頑蠢眾之間，報其褻無厭之事，何神明之不憚煩耶？日月昏翳，故邪幻生焉，以愚弄而殘殺之。嗚呼！此務民義者之歸於大智也。

二□一、郭京六甲神兵

宋欽宗靖康元年，金黏沒喝渡河圍汴，朝廷窘促無策。兵部尚書孫傅言有市人郭京，能施六甲法以禦寇。京自誇其法，用七千七百七□人掃蕩金虜無餘。帝深信之，以為成忠郎，賜金帛數萬，使自募兵。無問老少，但擇年命合六甲者，或稱六丁力士，或稱北斗神兵，自云攻城不急，此兵不出。元年，金人攻宣化門將破，促京出兵，不可緩。京徒期再三，不得已，遣其徒出，為金所殺於獲龍河。京假以下城作法，遂引眾南遁。金人乘機入城，大掠，劫帝北去。京既南遁，猶稱妖法為上所重，愚民從者三千餘人，欲作亂，立宗室為帝，以圖恢復。襄陽張思正囚而誅之。

論曰：徽宗自稱道君，以鬼神自誣，是欺天也。欺天者，亦以天欺之。六甲神兵之巧由來也，作法自斃，豈一端乎？

二□二、王則假佛左道

宋仁宗慶曆七年，涿州人王則以歲飢流至貝州，自賣為人牧羊。後隸宣毅軍，為小校。貝俗尚妖幻，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，言釋迦佛衰，謝彌勒佛當出世，妖人爭信事之，黨與遂眾，連接數州。以冬至日執知州張得一，殺判官董元亨等，謬稱「東平王」，改元「得聖」。旗幟號令，率以佛為稱。帝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討之，賊大潰，擒則送京師，磔於市。餘眾保村舍者，皆被焚死。凡據城六□六日而敗。

論曰：貝州信鬼，固習尚哉！一人倡亂，流血數州，故聖王嚴左道之誅，厲氣惑人，中庸其鮮能乎？

二□三、沙門謀反

宋南彭城民高■、沙門曇標，以妖妄相高結殿中將軍苗元等數百人，謀與諸尼出入宮掖，因而作亂，立■為帝。事覺，伏誅。因沙汰沙門，毀諸淫祠，連坐者數千。

論曰：沙門者，佛之養濟院也。帝王之惠，不能遍及於孤孽貧疾之人，乃設一法，使之髡剃戒素，而眾生相與養之，佛之權術也，聖人之微用也。若謂此輩遂可成佛，夫亦不知其本矣。黨眾而叛，乃無賴之常耳，何足誅？

二□四、胡僧咒人自死

唐貞觀中，有僧自西域來，能咒人使立死，再咒復生。太宗召試屢驗，大見信重。太史令傅奕博學端尚，不用佛法暨巫而精於術數。上以僧告奕，奕曰：「此邪術也。臣聞邪不乾正，請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」上命僧咒奕，奕果無所覺。須臾，僧遂僵仆，死不復甦。又有婆羅門僧，言得佛齒，擊物輒碎。長安士女輻輳如市。奕謂其子曰：「吾聞有金剛石，性至堅，物莫能傷，惟羚羊角能破之。」試之，應手而碎。觀者遂止。奕年八□五，卒於家。有《高識傳》□卷行於世，皆以辨駁佛教為主。

論曰：「問咒人不死而自死之理，何也？冰能滅火，火盛則冰亦隨化。邪不能勝正，即陰不能敵陽也。博物而知明，端尚而理方，傅公殆賢者乎！故格物為君子正心之本。